



曹文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盐都区作协主席。1985年毕业于盐城师范学校,后到乡村师范学校做舞蹈老师,现为幼儿教师。著有长篇小说《香蒲草》、《天空的天》、《丫丫的四季》、《荷叶水》、《云朵的夏天》、《风铃》、《石榴灯》,短篇小说集《梔子花香》,散文集《肩上的童年》和“喜鹊班的故事”系列小说《“大头葱”的花》、《口哨里的菊花地》、《把天空藏起来》、《一个叫王子的男孩》、《穿靴子的“女魔头”》、《跟着爷爷回家》、《多多的红国巾》、《会飞的大房子》、《最后一只喜鹊》。其中《肩上的童年》荣获2013年冰心图书奖,2015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

## 我读曹文芳

□ 殷健灵

曹文芳在后记里写“写作,原本不是我的梦想”,但我以为,对于一个生长在农村、从小在父亲和哥哥那里熟悉了文学的气味,且又敏感多思的女孩来说,拿起笔来写作实在是一件自自然然的事情。而她已出版了的作品,全都是经过了时间的磨砺,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些文字里也记录了她追寻文学梦从稚拙到成熟的痕迹。

曹文芳的文字是顺水流淌的文字,不是受某个理念驱使、刻意“做”出来的文字。她写作,是因为有话需要表达,有故事需要与人分享。她的语言,恰如水的流动,随波逐流,自然、平顺。是潺潺的溪水,而不是滔滔江河。她笔下的故事也是如此,不追求大悲大恸(尽管死亡是她小说里常见的情节),也不靠呼众取宠的意外变故来吸引眼球,她哪怕写变故,也写得克制、淡然。她钟情于日常生活里的小情小调和小动作,那些充满意趣的生活图景在她的作品里俯拾即是——晒盐、摘藕、采莲藕、染指甲、给梨花授粉……相对于单调灰暗的城市儿童生活,曹文芳的作品给读者展开的是一幅意趣盎然、淡雅而芬芳的水乡风情图景,也是乡村生活众生相。

与男性作家不同,曹文芳笔下的乡土,是女儿气的,哪怕写苦难病痛,也用女儿心去化解。她的女性视角,让粗粝的土地变得细腻、柔美。我欣赏她淡淡的笔致,善于留白,不经意间追求着“清简”的格调。她善于点到为止、戛然而止,把更多的余韵留给读者去品味。

实际上,曹文芳的作品里,写的都是她自己的童年,虽然物质并不丰裕,但她获得的爱却很富有。“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场景,成天跑在空旷

的田野上,记忆里尽是绿色的荷花田、瓦蓝的天空、青砖小巷的村庄……”“我小说里的孩子跟我一样,他们小小的心灵感受着大自然的色彩,为身边细细碎碎、生生死死的事快乐着、恐惧着、烦恼着、忧伤着。”这样的童年生活,是解读曹文芳小说的钥匙。年幼的心灵和大自然水乳交融,那些所谓“细细碎碎”的故事也带上了水的灵气、花的芳香、天空的疏朗。有别于一些拘囿于城市生活的儿童小说,曹文芳的作品便有了一种天然的悠远、清淡、疏阔的气质。同时,也正因为是书写自己的童年,是内心汨汨流淌而出的文字,使得她的作品更具有了明净、真诚、朴拙的调子。

而这些,正是曹文芳作品的意义所在。当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奔着浅、轻、嬉闹而去的时候,自自然地走入文学的曹文芳,依然守着她心目中以为的文学,守着她自己的童年,这或许不是她刻意为之的,但她守着的恰恰是文学的本真,是与众不同的独特。读她的小说,心气浮躁不行、贪图重口味者也不合适。

读曹文芳的小说,可说是一种“绿色阅读”。这是一片匆忙的、烦乱的、灰蒙蒙的世界,儿童身处其中,从小饱受学业和分数功利的压力,更需要接触这样的“绿色阅读”。因为写的人,是捧着一颗真诚的心,慢慢去写的,不拿腔拿调,不事雕琢,而读的人也可以从阅读中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回归慢、回归纯净。

这便是要推荐曹文芳作品的重要理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新民晚报主任编辑。)

## 人生冷暖幼儿始

□ 安武林

曹文芳的“喜鹊班的故事”是一套具有多维视角表达的小说丛书,九本,每一本都不厚,但内容却一点也不薄。它对现在很难有时间阅读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很轻松的选择。加上富有童趣、形象生动的沈苑苑绘制的插图,这套书可谓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丛书。在当下这个浅阅读的时代,尽管曹文芳的作品清清浅浅的如同小溪一样,但她的真挚、深情、以及作品里透射出的大爱情怀,在同类作品中显得卓而不群,出类拔萃。

幼儿是纯真的、无邪的,也是孩子最可爱的阶段。每一个有过育儿经历和体验的人,都会认同这种说法。这是经验之谈。但幼儿园却大大不一样了,犹如站在幼儿园外面接送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根本看不到幼儿园里面的真实一样,我们很难能够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来窥视到里面的真实形态。曹文芳的“喜鹊班的故事”,给我们提供的恰恰是极有价值的、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这得力于她本人三十多年的幼儿教育经验,观察、记录,我甚至都怀疑那个叫做陶妮的幼儿教师,就是她本人的写照。否则,她投入不了那么多热情,体验不到那么深刻而又细致的主人公的心理世界。

形形色色的孩子,性格各异的孩子,家庭背景不同的孩子,他们都像刚刚学步的小鸡小鸭,带着稚气,带着天真走进了幼儿园。他们牵动的却是家长们的心。一百个牵挂,一万个担心,一万个焦虑,都不足以表达家长对孩子的关爱疼爱和溺爱。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孩子,从走进幼儿园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展示了家庭以及社会影响的那一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家庭影响会在幼儿园这个集体生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也许,我们可以用天真的世故,稚气的霸道,可爱的虚荣来形容幼儿在幼儿园里的行为和表现。而陶妮——这个细致又充满爱心的幼儿教师是深深地懂得这一点的。所以,每有新生入学,她心里就沉甸甸的。我们也可以使用使命感和责任感来诠释陶妮的沉重。

曹文芳写的是幼儿园的生活,所以,她用幼儿的眼光来观察家长。她把家长社会化成人化的那一面,巧妙地转化成幼儿能够接受和能够认知的那个层面上去。她在四个层面上展示她的“喜鹊班”。第一个层面,是给我们提供全景式的幼儿园真实的状况。第二个层面,细致地表达幼儿的关系和生活图景。第三个层面,深刻地披露家长的心理、生活、背景、社会关系。第四个层面,家长与孩子共同创造的人生真实。其实,人生的冷暖从幼儿就开始了。如《会飞的大房子》,盛民和夏景两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的差异,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所享用的一切,都有天壤之别。夏景像骄傲的公主一样,生活优越,住着大房子。盛民却生活在很平民的家庭里,如同贫民窟一样。在盛民眼里,那大房子就是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就是富丽堂皇的宫殿。但天有不测风云,夏景家遭遇不测,富翁的爸爸追逐女人,赌博,把整个家庭都毁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陶妮是个极有爱心的老师,善良、细腻,对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我觉得曹文芳在塑造陶妮这个形象上,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她的整个心都扑在孩子的身上,唯恐有一点闪失。她的怕,是责任的体现,是母爱仁慈的体现。尤其是当盛民摔倒后,她想立刻去医院给孩子做CT检查,但身边还有两个没有领走的孩子,那种焦虑、那种焦急,让人怦然心动。当她安顿好盛民之后,她的女儿却在小学的学校门口等了她很久很久……让人感动不已。

在《“大头葱”的花》中,那个智力欠缺的孩子,给陶妮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闯了无数次祸,但她从不嫌弃这个孩子,她所作所为,比一位母亲还能给自己的孩子还要多。陶妮扮演的不仅是一个教师的角色,她更多的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这些幼儿,就是她的孩子。所以,她才能忍受种种的委屈和烦恼,以十二分的耐心对待那些特殊的孩子。尽管每一本小说写的都会声绘色,幽默风趣,但我读出来的却是感动,沉重。小小幼儿园,就是人生的一个缩影。

我读“喜鹊班的故事”丛书,最大的感慨就是,人生冷暖幼儿始,父母的关爱鞭长莫及,而幼儿教师——孩子人生这最初的呵护者与守卫者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了。如果我的生,我说假如,能重新上一次幼儿园的话,那么,我能遇上陶妮这样一位老师,那是我最大的幸运和最大的幸福了。

(作者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独立书评人。)

## 一任天真“喜鹊班”

向幼年时代致敬——我读《一个叫王子的男孩》

□ 孙 迎

幼儿园,是每个孩子从家庭走入社会的第一站,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站。在这个小小世界里,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家人,独自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习与老师和同学等家庭外的他人相处,并逐步与之建立师生、朋友等亲密关系。当幼儿被父母送进幼儿园,挥手向父母说再见的那一刹那,他便踏出他社会化的第一步,踩到了他人生的第一级台阶上。

幼儿园是神秘的。幼儿园通常不对外人开放,即使是父母,也只能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门口,把孩子的小手送到幼儿园老师的手中,剩下的,便是目送孩子走进,走进属于他的小小世界。这个小小世界对园外的人而言,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的幼儿园有监控设备,虽然父母可以从孩子回家后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幼儿园生活的零碎信息,但孩子每天到底在幼儿园里经历过怎样的喜悲爱恨,有怎样细腻婉转的感受,怎样获得点滴成长,在群体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过程,永远是一个谜。也正是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开始走出父母的视线,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记亿。

幸运的是,本书作者是有着三十年教龄的幼教老师曹文芳,用她的文字为我们打开了幼儿园的大门,让我们得以走进幼儿园神秘的真实世界,认识一群性格各异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喜鹊班。

喜鹊班的故事具有别出心裁的组织结构,以一个又一个孩子为叙事主体,每本书讲述一个不同孩子视角中的幼儿园生活,整套书又一起构成了喜鹊班的群像。这让喜鹊班的故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视角,也让我们得以从不同孩子的角度去体会幼儿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系列中《一个叫王子的男孩》来说,男孩王子以及木子、徐棒棒等幼儿无一任天真,真实地表现出幼儿既纯真又狡黠,既善良又任性,既乖巧又乖张,既活泼又淘气,既柔弱又勇敢的复杂个性,令人印象极深。这一组幼儿的文学形象打破了我们常规思维中对幼儿园固有的清浅印象,多层次、立体化地塑造出小主人公们具有丰富人性的“人之初”阶段,这在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幼儿文学中,是具有突破性的:幼儿并非仅仅是停留在成年人口头或记忆中天真、单纯、可爱的小天使,仔细观察,用心聆听,他们也是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个性,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单纯可爱的一面,也有自私任性的一面,他们爱憎分明,却又敏感善变。喜鹊班的孩子,是我们这些长大了的人的缩影。

在喜鹊班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理想中的幼儿”,也不是“观念中的幼儿”,而是真实的幼儿。

有三十年幼儿教育经验的作者曹文芳,不仅是满怀爱意,更是满怀敬意地书写着这些真实的幼年风景。之所以满怀敬意,是因为她明白,幼儿几乎全部的行为和语言都来自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他们是一张张白纸,任父母和老师随意书写;又像是一团团柔软无形的泥土,任父母和老师随意塑造。在喜鹊班的故事里,我们不仅认识了一群孩子,更可以看到隐藏在孩子身后的各式各样的家庭,可以看到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各种各样的老师。令人感佩的是,她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对某种家庭形式或者教育模式进行褒贬,而只是生动地描述着,客观地记录着,却好像在读者心中扔下一颗颗小石子,荡起层层涟漪,引人深思。这也使得喜鹊班的故事具有了幼儿故事中所少有的深度和厚度。

对于被我们这些大人以爱和教育的名义书写着和塑造着的原本纯洁无暇的幼儿,我们是应该表示敬意的。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成年人的希望和欲望,也可以看见社会和时代的浮躁和安稳。而这些孩子,他们在成长之初,便默默地接受了我们给予他们的一切,承担起走向未来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应该向幼年时代的他们致敬。向他们致敬,也就是向曾经的我们致敬。

读喜鹊班的故事,回到最初的幼年时代,也许能帮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走得更远。

(作者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编辑)



## 乡土与童心的美丽守望

——《肩上的童年》及曹文芳乡土儿童文学述评

□ 孙 曙

翠秆、荷塘照壁,为一方人文之胜景,在教学之余,带领师生围塘植藕养鱼。不以农渔为羞,不受缚于贫贱,曹老先生是乡村的艺术家,他有一颗诗心。所谓耕读,传统的理解是耕田可以事稼穡,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耕读传家”既重做人,又重谋生。曹老先生自然会承接了耕读传统,把耕读作为自己的理想(农村耕读学校),在曹家,他的实践,又拓宽了耕读精神,就是以生产以劳动务本,遵从农业社会醇厚朴质的伦理道德,又强调对生活的超越,对生活的诗意追寻。《肩上的童年》写到文轩要父亲狠揍过两次,关起门抽,一次因为考试作弊,一次是偷用父亲的笔记本“毁脏匿迹”,文芳没有为亲者讳,也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规训,这也是传统。

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自然影响到文轩文芳兄妹,名字中以文立辈,应该不是族谱所定,而是寄托深意,又是身份宣告。文轩少时参加乡土作文比赛,背个小水壶,拿上爸爸的黑纸扇,父亲说他出洋相,他其实是在模仿,模仿一个文化人的样子,这是他对同辈的文化超越,他在寻找一种文化身份。文轩的几个妹妹都能唱会

跳,当然是受其父影响,将生活艺术化,始终追求超越现实生活,这是曹老校长带给曹氏兄妹的。在曹氏兄妹的童年逸事中,我们看到的是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充满生趣。很幸运,在那个年代,曹老校长能成功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对照今天的教育,对生命体验的剥夺,对自然生趣的驱除,对超越生活的剪除,越发令人忧虑。

乡土——儿童文学的再出发

曹文芳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以乡村为场景。这有《草房子》的示范影响,也是曹文芳自觉的不懈的坚持。在今天,儿童文学越来越城市化虚拟化,是到了重新认识乡土儿童文学、重新认识“乡土”的价值与意义的时候了。虽然现实处境中,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烈,乡村在垮塌消败,文字与影像都为乡土唱挽歌,比如《秦腔》比如《舌尖上中国》。但在精神价值上,乡土作为城市的修正甚至是对立,也正在焕发新的生机,我们正应该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重新发现曹氏兄妹的乡土儿童文学。

自然物象之美,人伦之美,童心之美,人文之美。  
(作者系盐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